

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三周年紀念專刊

先兄執信行狀

朱秩如

先兄幼有至性，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姊妹，十五歲時，廣州城鼠疫流行，先考妣同時染疾，皆發大熱，昏迷不省人事，先考病八日而歿，先母病數月，僅獲痊，先兄看護甚謹，數月之間，或通夜不就寢，或不解衣而臥，不及二三小時而復起，積疲之餘，往往坐立之間，不能自制其倒眼，及先母已愈，先兄就床一寢，經三日而後醒，十八歲時，先母病歿，先兄看護如前，入殮之後，亦一寢經三日而後醒，二十一歲時，先兄方留學日本，聞兩姊相繼歿，哀痛成疾，幾至不起，民國四年，末姊病歿，先兄爲之經紀其喪事，葬之于先考之塋，先兄又收養從兄遺孤三人，慈愛備至，其一人中疫，發大熱數時而歿，先兄手自灌藥，不稍畏避傳染，死者已氣絕，灌藥之調匙，曾在先兄之手，與死者之口之間，其真摯不苟如此，民國二年，龍濟光入粵，欲全滅吾家，

先兄當時甚貧，自顧不暇，猶憐其弟，携之東渡，使得留學，聞之者皆感嘆謂余曰，令兄誠可謂天下無雙之友愛矣，先兄友而好學，四書五經通鑑廿四史內經，皆爛熟于胸中，十六歲始習數學于從舅汪仲器先生，但自孤三角以上至于微分積分及立體幾何解析幾何等，則自讀書籍而習之，每夜研鑽，非至四更不就寢，不獨能憶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來之原理，與其應用之範圍。不獨諳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曆志周髀算經勾股開方捷術數理精蘊曆象考成中西算學大成華蘅芳梅定九算書則古昔齋算術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時代諸算書，無不探其奧蘊，（余不通高等數學故不能述之）渡日本後，又廣購東西洋數學名家之著書而讀之，尤好演算難題，算思苦索，廢食忘寢，凡與數學有關之科學，如天文學力學之類，亦皆通曉，嘗應留學日本法政科生招考，以第一名合格，同時應北京大學預科招考，亦以高等入選，先兄捨北京而往日本，專心研究經濟科，儉食約處，以購書籍，凡居日本一年半，所領學費，不過六百圓，而所購之書籍。凡數百圓，其在日本時所居之客舍，僅三疊（三張席），每日所食，唯白飯及醃菜而已，其苦行節儉，誠有非他人所能爲者，日本文雖較歐文爲易習，而日本語則全與吾國殊，以短少之時日，終難熟達，歸國後，甚易遺忘，先兄居日本歲餘，即能自由聽講，歸國十餘年不獨無所遺忘，且日有進境，

英語之書，亦能誦讀；蓋非其精力特異於常人，但常人不肯專心向學，而忍耐之力，不及先兄故耳。

先兄忠于爲人，其與人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無論對於何人，皆直陳己見，無所遷忌，余嘗問之曰，兄與胡漢民先生共事，如魚與水，必無爭論可斷言矣，兄曰，不然，每日爭論，少亦數次，多則十數次，可以見其直諒之一斑矣，先兄爲人清廉，而好施與，家用常不足，而未嘗苟受一錢，同志有急，以己之衣物錢財贈與，毫無吝惜，有受其厚恩而改從惡黨者，兄不以爲意，曰，吾所以助之者，爲公非爲私也，彼改從惡黨，是彼對於社會而爲負心人耳，吾無私怨焉，民國二年，廣東被龍賊所攘，兄事敗去粵，貧乏不能自贍，而同志有求救者，不問同省異省割己資救之，或有感激流涕者曰，士窮乃見節義，吾居末世，唯于君見之耳，今世政界之人，無廉恥，無節操，變節易說，以迎合當世而取祿位者，紛紛皆是，先兄素性貞介，雖屯遭挫折，困苦流離，而自始至終，未嘗變節易說，其死也，亦殉其主義而死者也，視彼之遊美洲而夢俄羅斯，爲袁氏之內閣之一總長，而又背叛袁氏，子女玉帛所在，雖事十姓，亦不辭者，人格果何如哉，先兄常以殉國殉民爲己任，斷頭決腹，是其素懷，前清末年，先兄運動革命甚力，與同志聚商，

常至五鼓而後歸家，狂風怒號，冷雨侵骨之夜，家人盡睡，老僕婦獨靜坐而待，聞叩門三聲，歇而復續者，則必先兄之歸家也，前清宣統貳年正月，廣東新軍之變，倪映典于十二月晦日，宿于兄之客廳，正月元旦，由吾家直赴新軍起事，先兄自是日起，數日間行蹤不明，初三日，新軍事敗，倪氏被殺，搜捕之吏役軍隊，終日過門，鎗鏈琅瑯之聲，銃劍鏗鏘之響，皆足使吾亡魂失魄，蓋吾知先兄之必預謀，而其遭難與否，亦不可得而知故也，三月二十九日之起義，先兄自二十六日離家後，家人不知其何往，二十九晚，先兄偕黃克強等百餘人焚攻督署，黃克強乘第一轎，先兄乘第三轎，爆彈所及，堂屋倒潰，道路梗塞，末由前進，而敵人援兵大隊已至，不得已退出，右手及胸前，均爲爆彈所傷，血透重衣，行至雙門底之一橫巷。避入林伯虎君之家祠。幸而得免。（編者按：林伯虎係林雲陔之兄寓雙門底王家巷內舊門牌第十一號林雲陔寓雙門底泰泉舊里第一號。當執信先生受傷之後，即奔入泰泉舊里雲陔處，曰：你已回麼，我受傷了。即由雲陔引其上樓靜臥以寓所藏械不少，恐遭不測，乃同赴王家巷林伯虎處，越日再往大塘街李君佩先生家，後始赴港，所謂林家祠乃林寓之誤，合注明）四月初一，乃出城往香港，同志死者九十六人，可謂險矣，桂賊專肆，粵事益危，先兄冒險入香山，運動起兵，先作書訣弟而後啓行，賊運未窮

，不能如願，此次驅逐桂賊，先兄屢由滬往漳州，與陳總司令謀虎門獨立，先兄冒險入內，竟爲逆賊所害，此特其著者耳，其他冒險之事，不知凡幾，自三月二十九之後至於今日，吾接先兄訣別之書，已及數次，（一在三月二十九後，一在民國三年十一月將入內地謀起兵逐龍濟光時，一在民國 年，將往香山起事驅桂賊時，即開炮攻督署時）吾常勸其不可太冒險，兄不答，徐舉手自擬其頸曰，好頭顱誰當斫去，又曰，譬猶沙煲，有用以煮飯，經歲月而後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爆藥，擲向盜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藥之煲也，又曰，豈可不自犧牲，而望之他人乎，又曰，先人耿介戒之性，實傳之我，若視顏苟活，其何以對祖宗，又曰，吾本東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閒，冒險殺賊，尙差足以自快，家中但視吾爲已死可也，蓋其決死殉國之心，十餘年如一日焉。

先兄少博學能文，下筆萬言，語簡括而典雅，留學歸國後，以爲欲輸入歐洲文明，非翻譯西洋書籍不可，西洋文字，非直譯不能盡其真確之意義，而直譯則必須借用日本譯名，且文辭艱澁而難解，無可避免，故其當時所作之文字，所編譯之講義，類皆多用日本名詞，其字亦質朴艱澁，學生輩苦其難解，嘖有煩言，科舉出身諸人，亦羣相攻擊，近數年來，編譯建設雜誌，多用白

話驅文字，以爲智識之普及，亦其啓鑰民智之苦心也，然先兄若徒慕文字之華美，套古人之調，不惜改原文之真意，變字義之範圍，則貽誤讀者，甚非淺鮮，寧受不通之譏，不肯沒其傳導真知識之良心，雖衆口交譏，亦弗之恤，先兄勤于讀書，勉于執務，夙興夜寐，居處有恆，不賭不嫖，不吸鴉片，不飲酒，前清末年至民國元間，嘗吸雪茄烟及煙仔，旣而以爲有害，遂絕不再吸，常歎吾國人不好讀書曰，若使吾等一日不讀書，當是如何痛苦耶，然吾國之少年，則常不喜讀書，而費時於叉麻雀，豈不惜哉。

先兄自留學日本歸國後，奔走國事，積勞過度，神經衰弱，然三月二十九後，避居香港，靜養數月，精神復原，肌肉豐美，自此以後至於今日，除民國三年嘗患瘡幾死外，疾病甚稀，常操十磅啞鈴以練磨身體，飲食居處，皆有常度，決不買過街餛飩熟麵等物，以防感受傳染病，其意以此身當留爲國家犧牲，斷不肯輕喪于身體口腹之欲也。

嗚呼吾兄，今已死矣，今已慘死于惡徒之毒手矣，吾未見有如吾兄之決死爲國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好學奮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孝友慈愛者，未見有如吾兄之任俠勇爲者，未見有如吾兄之清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博覽彊記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忍耐者，未見有如吾兄之諒直者，以此忠烈

無雙之國士，方在驅桂賊救粵民之中，竟死于毒手，豈非可悲之甚者耶。

嗟呼，吾兄之歷史，奮鬥之歷史也，吾兄之生涯，犧牲之生涯也，與民賊鬥，與境遇鬥，與世人之冷嘲熱罵鬥，犧牲其財產，犧牲其精力，犧牲其生命，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焉，余每深夜靜思，逾覺其志節之可憐，今則已長逝矣，雖百身其可贖乎，嗚呼哀哉。

朱執信先生軼事

陳白宣述

『書爲心畫』

執信書法，紹其先人棣埏先生之學，由宋高宗而上溯孫過庭，宋高宗孫過庭深入王右軍堂奧，故執信不啻師法王書，同志中李文甫學趙最力，趙亦私淑於王，李亦不啻師法於王，故執信嘉之，革命工作之餘，輒與李共案論究，或伸紙揮毫，共証所學。

五年七月討龍事輟，同志之登門索書者踵相接，素紙積椅上，高與案齊，鎮日筆不停揮，無倦容，一日，特集陶徵士諫『畏榮，好古，博身，原志』句，與李所書郭有道碑『砥節，礪行，直

道，正辭」句爲聯，書贈林直勉，並爲之跋云：曩李文甫爲毅生書郭有道碑中祗節礪行八字，自文甫殉國，於今五年，同人索離，如參與商，感念存歿，因此陶徵士諫八字作聯，書呈林直勉大兄，他日請念，五年七月蕭山朱大符。

六年夏月，執信以團扇書孔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一語贈林直勉，並附「謹以此約」，其叮嚀厚望之意至矣，林於十一年二月跋云：「執信先生，余之畏友也，嘗戒余曰，毋爲惡俗移初志，毋荒毋怠。六年先生自滬南還，又舉孔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一語書扇見貽，重示叮嚀厚望之意，蓋是時先生方有事於軍旅，先生殉國，於今三年，而直勉猶故吾也，每一閱讀，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七年秋，又書「毋友不如己者」相勗，更可見其叮嚀厚望之至意。

八年夏月，林直勉奉總理命赴美，辦理黨務，瀕行，執信以便面寫「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贈別，厚意可感，十九年春，馮康侯爲刻於石，並篆久要忘平生之言，另刻一石以配之。

吟域——方言

八年夏林直勉赴美，寓上海吾黨本部候船，一日，與諸同志會食，其中隸粵籍者三四人，席中談笑，間以粵話，執信厲聲曰：「吾等都能普通語者，何必仍用方言，夫吟域之分，未必由於

胸襟狹隘，言語不通，彼此生厭，厭生則交疎，交疎則親切者雖無畛域亦畛域矣，豈細故哉，直勉至今不忘云。

『隘與不恭』

執信先人棧垞先生，曾用小印，文曰，『隘與不恭』，棧垞固有隘與不恭之態，而執信自幼習染（或受遺傳）亦含有其先人風度，推而至於其學問之淵博，書法之卓絕，及身許黨國，早已於幼小時基礎於家庭中矣。

『劇亦有道』

執信雖勤苦自勵，有時亦藉戲劇消遣，雖不至『戲迷』，然一遇名角，便欣然入神，一日，劇場中一鬚生表演某劇，唱粵所謂二王反線者，高唱入雲，投袂起立，指天誓日，慷慨淋漓，曲終就坐，忽忘其身已偏畸，誤坐枱沿，生固老手，尤機警，遂舉左足加椅上，重唱如前，不稍減色，旋整冠，掀鬚，轉身步入後臺，其袍角翼如也，觀眾鼓掌如雷，執信亦贊嘆不置，惟稍疑其不符劇本，及回寓靜思，乃悟其機警，後至南於支部，與文甫毅生及直勉等暢談，並云「凡事祇須老手機警，雖偶錯誤，未嘗無可補求者，某鬚生自經此一演，省中人竟以『首本』許之云云」執信

對友，幾無時不色正言莊，得一段恢諧話，朋儕便喜歡逾恒矣。

秋 谷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工詩，以思路剴刻爲主，朱執信先人棣垞先生慕之，故名執信曰大符，朱致力革命暗通函電，恒改字秋谷，人鮮知其意，實則不忘其先人之遺志也。

不要臉的洪承點

紀元前四年，熊成基同志鼓動新軍起義安徽，事敗，死之，而洪承點時亦勸新軍，熊死義後，恐虜吏株連，乘深夜潛遁滬上，嗣以吾粵爲革命策源地，同志多，而力量鉅，遂奔附焉，洪不惟氣量至小，而胆量尤小，固不必言，然其口則至誇大，時向人說謊話，無愧容，僑香港之同志，無不被惑，渠自謂是熊烈士成基胞弟，同起義於皖，敗績後，徒步南下，至香港云云，若有人請啜茗，渠更議論風生，佯言在皖如何致力黨務，南下時如何經歷艱苦，一若可信，會不久，胡展堂，朱執信，李文甫，胡毅生，林直勉，黎仲實，諸君，成立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於港中，乃招致之，常駐支部工作，執意民國初成，卽於南京巧取師長要職，日肆搜括以自娛，一旦袁賊竊國，彼遂委身事之，如妾婦焉，袁以資財啗之，彼在滬挾美妓，居華屋，儼然一新官僚，七年，

朱執信先生主上海晨報筆政，日爲文宣傳主義外，於新聞標一題『不要臉的洪承點』並力叙其惡行，洪憤，訟之於洋庭，朱會訊時，指洪曰，「汝雖壞。余前識汝，亦可算是朋友，以不欲朋友自墮人格故，自然以『無恥』諷之，且以爲世人警也」，云云，洪大慚，不能發一言，洋官判罰朱五元。

孤僻——深沉

朱執信，少負奇氣，卓犖不羈，留學東洋時，恒佩小刀，（吾粵所謂刀仔者）指甲長及寸，或嗤之，被則瞋目視，若將不以善意相待，人恒恐恐然懼其出小刀報復者，一日，孫總理謂之曰，「甲長不適衛生」彼唯唯，遂剪除之，至其嫉滿虜橫苛，決心革命，反垂辮髮，或異之，而莫悉其深意也，及歸國工作，清吏鮮有知者，其沉毅如此，卒能成就偉業，爲吾黨傑出。

上帝蕩蕩

徐謙不特以教會爲活動地，更挽入吾黨，蒙假面具，以獻殷勤，同志多以徐上帝譏之，一日，謁總理畧說某上了當，執信適在座，聞之，卽曰，「上帝蕩蕩」，以尙書之「上帝蕩蕩」與上當音叶，故引以取笑，並刺徐之日以上帝欺人也。

嚴正之一斑

民國七年，時執信赴汕頭爲粵軍策劃討賊，林直勉訪之於逆旅，執信方伏案譯基督教與文明，林大喜，與商籌資付印，並謂某某任財政要職或可資助，朱厲聲曰，無錢寧不出版耳，斷不受贖物，其嚴若此。

小心翼翼

民國五年，時執信奉總理命爲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曾命林樹巍赴高州謀起義，林在香港候船，卒誤期，林懼，淹留香港，不敢遽報，執信知之，慙然失色，乃謂左右曰，林之疎慢若此，殊出意料，余生平謹小慎微，卽平時出門，亦先事預備從無延誤者，起義大事也，竟以疏慢出之，何以膺革命重責哉。

戒紙烟法

林直勉曾與執信論戒紙烟，林曰「紙烟何以人不能戒除之，以烟香可味也，擬漸吸價廉的劣烟，烟劣斯味惡，味惡斯與之絕緣，絕緣，則不戒而戒矣」，朱曰，吾則反是，吾擇其最好而價昂者，吾家貧，無以給重價，至不能給重價則不戒而自絕矣，聞者豁然。

卽知卽行

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執信期以必死，事前有同志見其購一鋼啞鈴，價至十元，詫之，朱曰，余既知體育不可缺，卽盡囊中所有以購此，孔子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詫爲。

西瓜冰糕

清高雅潔，鮮有如執信者，冰糕爲消夏之妙品，其製法恒以牛乳鷄卵爲之，惟執信則易以西瓜汁，價廉味高，清潔一如其人，同志與朱日在黨中工作，苦行不斷，得此清涼飲料，甘之如飴云。

不苟狗俗

諛墓之文，久爲世尙，有人請朱執信爲某烈士之母撰墓表，朱曰，爲烈士撰墓表，余不敢辭，若烈士之母死，實無從著筆，何敢率爾操觚，且諛墓之文，多不取信於後世，何必斷斷此於，其不徇情面，不苟下筆，駕乎古人矣。

守法不踰

民國元二間，執信於廣東政省府長審計院，以持正嚴密稱於時，教育司長鍾某，修飾衙署門

面，多耗公帑，朱以其超出預算，力批駁之，又陳炯明自越法規，朱函責之，義正詞嚴，不稍假借，中有「自爲牆垣而自隲之奚能責人」之句，聞者悚然，嗟乎政途混濁，廉恥道喪，人咸阿諛取悅，以邀榮譽，而朱獨嚴正若此，洵人中麟鳳哉。

打倒買辦階級之先進

陳廉伯，廣州人，無不知其爲帝國主義者之鷹犬，著名買辦階級，富有財產，且挾有外力，孰不畏之，民元時，執信任廣東省政府廣肇羅綏靖處處長，派兵往西樵陳鄉勦匪，土豪以陳可袒護已也，懲其向省政府請撤兵，並造謠誣兵士擾掠，朱初誤信之，命將官查辦，旋得其情，卽反坐之，經二三商人關說，不稍徇，陳避匿沙面乃免，民十三時，陳與陳炯明朋比，約陳炯明由東江一帶來襲廣州大本營，陳囑商團內應，覆我黨國，並遂陳炯明民十一六月謀殺總理之毒計，說者謂朱於民元激成陳憤，有以致之，此無識之言，徒爲陳廉伯所竊笑耳。

小中見大——奕棋

執信生平治事求學外，絕不假博奕等以娛樂，其摯友某聰穎博學，雖文弱，而精神煥發，無一刻虛度，卽如廁，亦手報章，其勤敏淹博，久爲同志所稱許，生平無嗜好，唯好奕棋以自遣，

每逢敵手，則周旋終日，不以爲厭，執信惜之，婉詞相規者屢，而某之故態依然，後執信刺言之曰，人之不幸在萎靡，兄精力過人百倍，若悉用以治事，到其成就必過人百倍，兄爲黨黨先進，兄之成就，卽黨國之成就也，兄以爲無事乃爽，弈小事：不爲大事累，抑知不然，不做則諉爲無事，沉溺其中，則漸趨荒廢而不自覺，奕興方酣時，卽見事亦不以爲事，簡直是荒廢主矣，肺腑之言，幸垂察焉，某君亟爲改容以謝，至今恒爲人道之。

研究「王安石」

王安石天才卓異，學術文章，爲有宋一代冠，執信淵源家學，推崇備至，嘗曰「異時於王安石，當作精深的研究，三蘇父子，學術文章，均不王若，不諳其新法之精義，狃於舊習目目反對，恍若獵狗之狂吠然」，其生平治學不苟同於俗也如此。

腹稿

古所謂「腹稿」唯天才者能之，民國紀元前五六年，吾黨刊民報雜誌於日之東京，執主任撰述，適臥病，不能執筆，同人強之，乃口述託友代錄，不數時，洋洋大文成矣，始終未始一字，胡展堂歎曰，蟄伸天才，洵爲我輩所不及，執信當時在雜誌上署名「蟄伸」或「懸解」「非」